

郝文忠公全集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

雜著

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絕超麗䟽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為辭筆而為書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為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

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䟽略或有牴牾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軌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記繁而志寡項籍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堯舜並陳涉役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失豈淺淺哉故欲學遷之遊而求助於外者曷亦內遊乎身不離於衽席之上而遊於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豈區區於足跡之餘觀覽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氣明正精一遊於內而不滯於內應於外而不逐於外常止

而行常動而靜常誠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衆止不能易如明鏡衆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權輕重在我無偏無倚無汙無滯無撓無蕩每寓於物而遊焉於經也則河圖洛書劃劃太古掣天地之幾發天地之蘊盡天地之變見鬼神之跡太極出形面目於世萬化萬象張皇其中而瀾茫洞豁崎嶇充溢因吾之心見天地鬼神之心因吾之遊見天地鬼神之遊周誥商盤禹謨舜典諄諄忠致貫日月開金石都兪吁咈喏喏灑灑唐虞三代之治憊然而見風雅變正諷贊刺美洋洋乎中聲鼓動至化元經筆削蹂邪直正齊桓晉文霸心方侈而束之以道縛之以義亂臣賊

子禁其欲而不敢肆藩垣屏翰旣周流而歷覽之乃升正
大之堂入高明之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拱宓犧而坐舉
夔伊呂亞風牧而侍孟軻氏辨乎其間而顏曾導焉荀揚
奉焉熙熙乎育物之仁翕翕乎制物之義位尊卑辨上下
治神人之禮和而不流之樂別嫌疑明是非照耀昭晰之
智閑而存之之敬實而守之之信化而極之之聖死生之
說神應之妙大發其闡而詭言詖行放闢斥除聖路廓清
而天宇泰定至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
弟弟何盛爾也而後易志牘精而遊乎史廢興之迹邪正
之由大君大臣之所以盛小惠小道之所以蔽禮樂之所

以興政刑之所以紊國勢之所以張國本之所以強姦佞
驚孽之所以逞禍亂崩析之所以致紀綱之所以明風俗
之所以壞教化之所以行見其記註繁而正義鮮也思得
仲尼者而筆削之見其典故廢而法制剝也思得周公者
而振起之既遊矣既得矣而後洗心齊戒退藏於密視當
其可者時時而出之可以動則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蘊而為德行行而為事業固不以文辭而
已也如是則吾之卓爾之道浩然之氣歲乎與天地一固
不待於山川之助也彼墮山喬嶽高則高矣於吾道何有
長江大河盛則盛矣於吾氣何有故曰欲遊乎外者必遊

乎內噫以史遷之才果未遊於內邪蓋亦稱之者過矣

敘書

中統元年使宋宋人館留儀真三節人馬德璘孔晉初不知書資穎異可教積六七年皆能通書傳作字便有楷法及被劫殺至新館惟二子事余甚謹乃論定學書筆法次第使知正筆之所自古之大匠遺跡在而不亡者古文黃帝命蒼頡制字模寫萬象又號科斗書三代秦漢以來鍾鼎款識皆是也欲知其所以然則有許慎說文耳篆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科斗為大篆今存者祇有石鼓文數十字至秦李斯刪大篆為小篆今之篆書是也李斯則有泰

山及嶧山碑漢碑中或有之皆可學也唐以來李陽冰尤精絕今存者庶子泉銘及新驛記耳金党懷英陽冰之後號稱獨步世多有之法度尤備所當學也隸秦程邈變古文大小篆漸生楷法以其佐隸謂之隸書猶有古篆法八分故又謂之八分書凡諸漢碑皆是也如蔡邕石經梁鵠鍾繇孔子廟受禪碑諸石刻唐以來蔡有鄰金党懷英皆當學也凡學書須學篆隸識其筆意然後為楷則字畫自高古不凡矣楷東漢王次仲復變隸八分為楷書言皆書之楷則也以其法度謹嚴精盡故又謂之真書其小者謂之小楷魏晉以來凡為書皆先小楷故為書法之本能小

楷則能真行草擘窠大字扁榜皆自是擴而充之耳魏鍾
繇賀平關羽表等晉王羲之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
王獻之洛神賦智永禪師千文歐陽詢溫彥博姚思廉墓
誌九成宮銘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碑張旭郎官石記
顏真卿杜濟墓誌皆規矩大匠技極而意無窮者褚遂良
薛稷徐浩柳公權李邕皆唐代名家凡墨蹟硬黃臨二王
書及諸石刻皆當以為程式其次楊凝式千文蘇軾烏絲
闌孝經黃庭堅南康郡太君狀米芾金剛經雖少變楷亦
各出奇也其擘窠大字王羲之瘞鶴銘顏真卿中興頌離
堆記東方朔畫贊紉宗碑宋文貞公碑塔銘井椿碑蔡襄

書錦堂記蘇軾潛珍閣銘黃庭堅楊震傳趙秉文御史箴
皆備極法度窮盡筆力扁榜大字至丈餘者金王無競燕
都諸宮殿寺廟及汴都諸宮殿門榜古今第一所當學也
行魏晉以來又變楷法自圓熟而趨簡易楷如立行如行
故謂之行得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晉以來諸公書
帖王羲之蘭亭叙智永禪師千文顏真卿座位帖送劉太
冲叙楊凝式千文蘇黃諸書帖皆是也草漢魏以來盡變
真行張芝二王造微入妙號稱草書晉宋六朝諸書帖唐
以來張旭僧懷素楊凝式宋以來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
金源氏趙風趙秉文皆稱草聖今見諸石刻者潭帖絳帖

閣帖汝帖百一帖皆當學也以草為楷則又謂之章草或謂漢章帝制因以為名或謂漢之章奏用此魏晉以來諸書多有之獨索靖月儀帖為妙絕今有唐貞觀間硬黃臨本可學也故古文則簡婉存其太樸如面目太極初解繩約之結者篆隸則遏截勁利停穩安帖中有飛動勢而意態不窮要之高古道深而已小楷則精緻蕭散秀逸而存風骨傾欹而見正大出奇示變於規矩準繩之中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工而不巧拙而不惡重而不滯輕而不浮筆死則癡筆緩則弱筆疾則淺筆側則偏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

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凡行草之理皆在其中
而其鋒不可犯又在夫熟之而已功夫到則自造微入妙
窮神知化矣擘窠大字莊重雄崛峻拔秀麗沉著痛快極
盡小楷之法而崇深停穩耳行則行雲流水而遂變楷之
草草則縱意所如變態百出紆餘鉤鎖騰擲翻翥而萬象
生焉心手相忘從容中道長江之波也太虛之雲也輪扁
之手也運斤之風也九方臯之馬也點綴批抹莫非自然
而不知所以然然後超凡入聖要之自楷與行又加熟焉
則自至是矣非模寫鬪飭之所能也蓋楷則孟子七篇草
則莊周十萬言耳楷則子美之詩草則太白之詩也然既

知法又貴知變也非變法而自爲法則不能名家在人足
迹之下矣鍾王變篆隸者也顏變鍾王用篆也蘇變顏柳
用隸也故古今書學不能踰是四家鍾王則筆意俱盡顏
則意盡筆不盡蘇則筆盡意不盡大抵皆藏鋒隱骨含蓄
態度謂之屋漏雨錐畫沙皆此意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
則學李斯隸則學鍾繇楷則鍾王顏蘇行與草則張芝索
靖二王張旭耳是皆先君子指授生平臨寫以爲師則者
汝輩以吾言求之循序而進不躐等妄爲庶幾終能有成
熟而自得雖亦名家可也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
落塵累降去凡俗儵然物外下筆自高人一等矣此又以

道進技書法之原也其惟勉旃

學難

學之無難也尙矣人而有智而俾之學國家之所以作成之者厚師友之所以訓誨之者篤第成之有小大覺之有先後耳夫何難哉故辟廡于京師庠序于國校于鄉而塾于家立公議于士夫振綱紀于君相廩祿給而廉恥厲束縛而涵育之鼓舞而瑄激之作其氣而振其弊網羅剔抉匡直輔翼使卑高巨細各遂其所成各盡其所用則何學而不遂何材而不全哉是以朝稱多士而野無遺賢矣政治隆平而風俗純粹學之無難也審矣而謂之難何哉學

之無難也前代之無難也學之難也今日之難也非唯其難也而又無學也曷難乎辟靡亡而鄉校毀矣公議廢而綱紀墜矣廩祿絕而廉恥缺矣所餘者天理人心之固有也而又誕幻以拂其性偏駁以惑其心勢利以脅其志嗜欲以汨其情學王道而霸術入矣守正理而異端奪矣務實德而偽妄騁矣一身之微或誘于其前或驅于其後不入于彼而必陷于此雖有特立獨行不倚之士不待文王而興捐饑餒戰寒暑不由師傅不顧流俗不徇虛文卓乎其不撓確乎其不拔輕勢利斷嗜慾斥誕幻而橫驚棄偏駁而高蹈欲存其所餘而保其固有者猶憂憂乎其難也

而又指訐以爲異謗譏以爲非排之固而擠之力巧爲之
機而毒爲之中莫有一煦溼濡沫爲接綆引手者下石而
溺灰者皆是也又孰爲之作成熟爲之訓誨哉必使其顛
踣潰亂箝其口而不言極其足而不動如是而後已則所
存者幾何其亦必亡矣故爲之難也一有學者而琢喪之
如是故謂之無學也嗚呼牛山之木嘗美矣而令濯濯也
是豈山之性哉詩曰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
我克學者之謂矣作學難

瑞麥頌

歲壬辰王師濟河河南亡釁孽餘獬狡狡蝟與兵鋒遺黎

虞劉殆盡而又壤地聯宋師出其間突蹂汴洛披轢毫宋
至于徐揚馳亘上下千有餘里姦宄抵隙嘯跨兩境依險
首鼠血人于牙二十餘年矣今上即位宵旰求瘼詔太弟
都督諸軍謂將有事于宋必先事于河南河南旣治本根
旣固藩牆不穴資糧鎧馬靡屨足而漢淮可圖也於是詔
分陝東河南諸道有金故地置經畧司于汴命萬戶史公
行臺趙公及中貴莅焉公等旣至乃議事典約法制鉏桀
驚去蝨賊撫單弱出滯淹布屯戍均賦輸挾索利本摛摑
弊萌進用老誠設施比次井井以進碁年報政帑有餘資
庾有餘粟四鄙不警民狎于野風雨時順歲乃大穰甲寅

夏五月旬人進麥八穗一莖馳驛上聞洞洞屬屬歡聲四
布夫黃龍白麟赤芝朱草鳥獸草木之異無異於時者猶
以爲休徵豈若食民之天有如是之盛乎桑無附枝麥有
兩岐猶美於漢炳耀千古矧如是之多乎哉經越存草
莽不能瞻望清光拜首稱慶歌頌布衣職也乃作瑞麥頌
以爲四野謳歌之倡其辭曰

河流湯湯金源故墟朔龍乾飛千麾萬旗蹈厲靡前飲河
長驅河流不洋曾不馬濡汴覆蔡傾遂伐荆吳千里捨攘
鞠爲秦蕪白骨撐拄枯血模糊宛宛赤子鋒鏑之餘累劓
柳元巢狸窟狐殆二十年償而不蘇皇帝踐阼丙丙當守

同仁一視廓清天步乃眷曰咨咨汝南方神州王畿可為
寇塲乃命太弟俾長戎行曰史曰趙建爾旂常爾為朕行
藥彼夷傷分陝建臺固吾圉疆汝脩汝戈汝峙汝糗乃拜
稽首天子之休不克負任天子之羞帝曰汝嘉汝違朕憂
玉節煌煌奉命南下有澤其車有濯其馬鉏夷棘荆枝柱
壞厦顛強躓囂萌麇解瓦山通藪開漸出單寡髻童耆叟
偃僂罷亞失喜驚呀悲集淚寫載申王度載宣王化民具
萃止麇麇茂舍乃斧其桑乃樹其櫛乃聚乃育乃室乃嫁
務嗇勸分墾荒闢野惟是帖妥莫敢侈哆惟是信義莫敢
狙詐清以益燕簡以益暇緩帶輕裘投壺歌雅元氣油油

眷我中夏我庾既億我舍旣盈雲霓濡來呻吟不聲山河
改色乾坤夷清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皇澤灑灑汪洋濛溟
惠風不鳴震雷不驚雨暘燠寒弗凌弗乘人和天和年穀
屢登靈浸邃達瑞麥乃生岐岐嶷嶷八穗一莖甸人進只
幕府嘉只何以致茲臣當歸美乃藉乃襲獻諸天子以益
鴻休以曄信史經也作頌以告休功匪惟頌功惟以勸終
文弊解

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自爲己之學不明天下之
狃於習而啗於利是以背而馳之力銜而爲之譟援筆爲
辭綴辭爲書藉藉紛紛不過夫記誦辭章之末卒無用於

世而謂之文人果何文耶俾佛老二氏蠹於其間文武之道墜于地而天下淪于非類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觀於大庭氏之先而不見夫文之質也不幸而不遊於孔氏之門而不見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窮夫六經之理而不見夫文之實也仰而觀俯而察天地之間衆形之刻鏤衆色之光絢衆聲之吟喔衆變之錯蹂爛乎其文而若此也不知孰為之而孰綴之乃規規以為工切切以為巧斐斐以為麗角勝而相尚為文而無用何哉三代之先聖君賢臣唯實是務至於誥誓勅戒之辭賡和之歌皆核於實而擘於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史臣贊曰聰明文思孔子稱

一曰煥乎其有文章自其發見者而言不以文為本也天
人之道以實為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其實者也易
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
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無虛文二代無文
人夫惟無文人故所以為三代無虛文所以為六經後世
莫能及也余嘗熟讀語孟二書意味無窮感化不已師弟
對問之間而文若是豈有意於文而後言邪聖賢之膏腴
道德之精華發而自然耳故所以為孔子所以為孟軻後
世亦莫能及也孔氏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
題而作文也則所謂文學者亦異矣後世文士工於文而

拙於實銜於辭章而忘於道義故班馬不免於刑范曄陸
機謝靈運不免於誅陳叔寶楊廣不免於覆宗社而柳柳
州不免於卜人文何益耶苟有其實矣何患無文三代則
亦已矣至於後世漢高帝奮起亡秦王有天下功並湯武
未嘗爲文也如大風之歌聲震海嶽而光犯日月諸葛孔
明仗義興漢委身事蜀道合伊呂而他文未見也如出師
之表與商周命訓相上下則有實者有文也必矣方今道
喪時弊正氣湮塞生民墜溺志士振起之秋也可拘於虛
文溺於淺淺哉宜喟六經之實盡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
革虛文之弊斷作爲之工存心養性磨厲以須天下之清

其行也其達也必不與草木並朽而無聞矣

龍首辨

保之野有耕夫抱數節之骨以為龍首者駭於郊鄙郵傳於道路譟於里巷聲於州庭千里之民釋耒耜休蠶織輟業吐哺翹翹焉而觀者四合也耕夫遂益以為異神而珍之復為之襲而固為之秘雖家人莫得而見或者以百金易之拒而不酬也一日有司懼其惑眾名致而廷辨之乃鷲食之獐餘跨之隆者以為角龍音寬之凹者以為目脅下之缺夾脊而脩曲者以為頸穴而涸園而寬者以為頂審為偽乃命揭之通達以定民志而耕夫猶慟哭于下額地

呼曰世無識龍者噫其真無識龍者邪其真非龍也邪聖
人不作豢龍氏歿龍之不常于世久矣何據而知之不介
鬣不爪不角數節之骨而以為龍而執之以惑世至于慟
哭而不悟何哉蓋世之人非聰明睿智卓而不回之器苟
徇于偽而膠於私則真知正識蕩然一廢也故燕噲欲以
遜子之漢哀欲以與董賢德宗以盧杞為忠明皇以祿山
為孝衆皆惡之而獨好之衆皆以為非而獨以為是人之
於人猶若是矧於希世不常之龍乎龍之不常斷首而見
亦不足以為異矧偽妄之枯骨乎嗟夫趙高指鹿為馬以
亂秦耕夫以獐為龍欲何所為乎

二履辨

歲丙辰王府以城開平之故遍告山川至于濟瀆瀆出二履以荅之陵川郝經為之辨曰濟瀆之淵應尚矣其秘物幽其納物悉其出物異瑰詭昭著在人耳目者甚衆雖巨細不倫而皆與誠合或獎大或戒諭莫不有義焉蓋其神靈橐籥乎其間正真而一幹天地之藏為神藪理窟為化樞為變通之源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今二履之見豈無義乎夫履所以行也二帝三王之道在夫行而已矣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行王道立王政始而終之而後可始於為而後可以無為故去四凶平水土而後垂衣裳伐暴亂

赤文忠公集 卷二十一
三
救焚溺而後包干戈豈有不為而天下自治者乎夫
行莫如禮禮所以履也故仲尼於天澤之象而深明之
天下澤上下定位所以為禮天行健而履之以柔行而惠
澤建于下下悅而應乎乾乃為履故剛中正者禮之理也
辨上下者禮之分也和而正者禮之用也履虎尾而不啣
人者有禮則危可以安也故別嫌疑辨猶豫明是非正綱
紀立法制厚人倫美教化定民志屹爾而立而不易道爾
而行而必至炳炳為一王法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四維
之者舍是將安之乎故禮者國之幹也有國君人者必行
行力為而已矣是以高皇帝食未下噎而命叔孫制禮儀

章蒼定章程陸賈著新書韓信申軍法史臣以爲規模宏
遠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紹開中興太宗親平禍亂
用魏徵房杜化民以禮而文致太平是皆知所先務雖立
國未久而必於行以創業垂統而使子孫儀刑故漢祚四
百而唐亦幾三百年基圖鞏固有以結民之心其祖宗所
貽之者厚也國家光有天下以土則廣以兵則強以民則
衆以力則大以開國則久以世傳則遠服聲教之所不被
臣漢唐之所未臣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制未盡定教化未
盡行也今是履之出其亦勉其行歟夫行者天德也王者
體天治人則自強不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

赤文忠公集 卷二
博學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夫是之謂皇
極嗚呼國家強阜天子神聖諸王賢明天與之人與之天
下莫不與也則皇極之道將建于世不然何告之明而示
之揭也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行之而不至焉者有矣未見不行而至者也行
歟否歟坐視天民而莫之恤歟

瘞鶴銘辨

右焦山瘞鶴銘磨崖元本如此大小凡五段共一百十三
字自左方書起而斜正不相屬云瘞鶴銘正書中大字古
今推為第一蓋自正書中出奇古意中有韻勝脫去規格

超出畦町而沉著峻麗雄拔莊重有陵厲八極之氣雖殘
闕斷蝕而筆意具在如乾坤破碎元氣自存雲霧斑駁日
月無與爭光者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超凡入聖筆也其
準繩意匠後世唯顏魯公書中興頌宋文貞公碑為近之
張嘉貞北嶽碑雖極形似特掇拾土苴耳嘗觀東坡書惠
州潛珍閣銘得其氣山谷大字楊震傳得其骨楊凝式米
元章推其變而得其奇者也則是書也書家之命脉筆勢
之宗題也山谷謂瘞鶴銘乃大字之祖為不誣矣論者徃
徃必其名氏苟其書工雖無名氏庸何傷如其不工雖有
名氏江中斷石耳山谷先生識慮詣極與為右軍書謂其

盛處不可名貌反覆題評稱道不已而滄浪翁詩直以對黃庭經蓋必有所據依且潤州圖經以為羲之書廬山陳氏本又有逸少書字則真是之歸為逸少書無疑近因裝背拈綴帖嵌顧盼回復意見筆外每相領會甚多蘭亭筆法以書法論人則其人可知矣而東觀餘論西清詩話斷以為陶弘景書雖曲為左契而書家未嘗題品夫書出一手如印印泥雖妍醜不同各如其面而一受成形必不可掩相去萬里相後百年落紙入手知為某人况羲之弘景皆一代偉人其書跡存者固不待辨驪黃分牝牡自可得天機於滅沒之間羲之書甚多皆可考據而弘景書殆未

見也若以此銘為弘景書必得弘景他書會其筆意必如此銘然後可信已東觀餘論又謂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方年三十二永和七年丁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閑居不應年三十二已自稱貞逸以為必非右軍書是大不然其銘之年月作文之年月也非書之年月也鶴瘞文成之歲則甲午歲也書之之歲焉知非永和之末升平之初乎不徵于書法而徵于歲年殆刻舟求劍之說也矧于銘中書華陽貞逸撰不書其并書也其次即書上皇山樵則書之人也故陳氏本於上皇山樵下又有人

逸少書四字雖弘景嘗號華陽隱居豈可妄為附會縱使
隱居之號與銘中同則撰文之人也非書之之人也銘中
又有仙家仙侶等語則瘞鶴作文者必道家者流而書之
者右軍也不知勒石之歲復在何年則瘞鶴作文書字必
不能皆出一人之手共為一時之事又豈可以晉永和而
為梁天監必皆出弘景之手乎不徵於銘而徵于號殆亦
參母投杼之感也夫善書者而後能知書作文者而後能
論文彼論者敢為斷然不移豈皆知隱居右軍者邪必有
子房而後知漢高帝必有徐庶而後知諸葛孔明必有劉
弘而後知陶士行山谷先生道高一世名冠當時而書法

之善自成一家亦隱居逸少流也其於此銘與為右軍書
而不及隱居則不易之論也聽盤為日姑宜置之中統元
年持節使宋館留儀真伴使潘居之以焦山磨崖瘞鶴銘
見貽而昏剝湮漬漫不可別既而提舉路鈴王順送焦山
寺僧所寄一本及辨證一卷即此本也方之他本最為完
具嚮在河朔時所見數本皆摹榻失真近歲鄧州石刻傳
布雖多而枯硬剗截絕無韻勝及見此本氣韻具足矯矯
飛動乃知書家亦自有真耳故既論其書法又辨其名氏
又賦詩以答諸伴使云

文

手植檜復萌文

丁未春魯客過余言闕里祖庭手植檜復萌為之言曰木之植也樹藝者之事也聖人曷為為之植生民植道德植教化聖人之事也木也曷為為之昔生民嘗厄道德嘗廢而教化不施矣窮奇饕餮肆乎上夔龍熊虎鬱乎下原圯而堙隤窒而墊獸橫而奔天也有聖人曰舜禹者起而植之疏鬱為通散氛為清剔險為易汜魚為氓棟處而穀食教行而化靡未聞其植木也厥後道漓德涼驚暴蠹作曰桀曰紂網藪為惡炙民為爐沉民為淵飈煽而石擠焉有聖人曰湯武者起而植之蘇其昏蹙藥其剗夷邱崇其德

川湧其澤未聞其植木也昔人謂孔子之聖遠於堯舜今而周道絕生民厄而弗之植檜散木也而手植之庭何若是恢恢者置而屑屑為也豈不知閱禮之樹見拔於宋而手植之檜能存於魯耶蓋聖人之意有所在也明王不興已不用而道不行也不得如舜禹湯武之親植之也天縱之聖亦不可泯泯而自棄也故雖不能植之于時庶植之于後不能植之一世庶植之萬世是以制大訓奠辭命示諄諄敷悃赤則植之書矣明風俗正雅樂述王政表廢興則植之詩矣發天機結聖統闡幽蹟究通變則植之易矣明王道立王政治亂臣討賊子則植之春秋矣位尊卑辨

上下節天地治神人則植之禮矣宣湮鬱諧政治贊陰陽
協教化則植之樂矣植之道已具而植之之意未見也
乃檜于名而植于實以道德爲元氣以仁義爲株跂以堯
舜禹湯爲植幹以文武周召爲枝葉以行業崇蘊之以恩
澤濡漑之其樹本也堅確乎其不可拔其稟質也固鬱乎
其不可擴其樛布也芘蔭天下其材構也棟宇六合蒼蔚
葱鬱而森參膏曄則其植也卓矣有大於舜禹湯武之親
植之者也雖然聖不代興道亦屢喪孔子沒正道微異端
作有墨晏莊楊蠹食者矣有申韓蘇張剽議者矣孟軻氏
辨而植之灌以仁義扶以神聖煦枯爲榮蹂邪爲正又有

鞅斯屠剝者矣有呂政焚灼者矣高皇帝滅而植之潤以
文景晞以武宣牙揭孽振甫訖其全自是而下或仆或植
根披兩漢枝別三國莽卓操懿互為蠱賊振落六朝勅霜
赤立剡刻夷貊剗殘老釋梯生于唐韓愈氏立投荒萬里
檜也再植嗚呼韓愈氏已矣後人孰能植之哉朽于塵而
燼于兵矣梁木其壞余無所望也豈意其復萌哉不漑不
封茁而自植沐雨蘇風穎出而激屹乎其庭魯邦周室蓋
本之大植之固道德充而聖功溢也雖廢于人而必植於
天矣噫雷霆鬱而必震卉木寒而必春日月食而必明聖
道塞而必行今檜也自萌旣為之兆矣必有其人植之也

聖人之道必行矣經也小子敢不矻矻而進於學歟

邀窮文

館于儀真既歷三年淵獻孟陬又逢歲元時始五鼓賓主
禮畢坐而假寢窗戶嘖嘖忽焉有物若嘯若泣風動幕開
闐然而入楸手呀肩歛歛為言自子之生與子後先子坐
我立子行我前子初為學日鑿混沌我窒其竅使汝好問
子初飭身百務紛紜我乃拂亂使汝多聞汝初著述造物
充斥懼或有傷則閣子筆子初論說天地決裂懼或泄漏
則捫汝舌人方事近我推汝遠適越面燕迂塗宛轉人方
事巧我推汝拙抱甕澆畦匍匐出穴人方事易我推汝難

回天止日測海移山人或相窘懼汝不忍我則抑遏使汝
憤蘊人或汝傲懼汝與校我益以德使汝不報饒饒惡言
磔蝟蜚蜂使汝多敵繕治于中咄咄怪事撲頭衝面使汝
駭懼視所未見險阻備嘗猶以爲未鉏汝客氣斷汝驕志
勞汝筋骨亂汝心思搜抉無有極道之至利汝紛華固汝
本根絕汝聲色富汝詩文增邑不能廓道之門七年徹明
不解衣帶我膏汝燭夜半常在一歲十徙不蔽風雨我張
汝室莫或敢侮惟子是時與我相隨起居飲食跬步不離
今子一旦賁于邱園安車束帛平地青雲一爲執政再授
宣撫便欲相踈熹樂讎苦虎符龍節附翼攀鱗建旆南來

棄予于貧糟糠之妻猶不下堂貧賤之交猶不可忘矧予
與子肝膽肺腸遠涉江淮故來訪汝爆竹書桃儘自呵禦
煙昏霧慘依約門墻棘柵重圍鐵鎖銅簧左闕神荼右望
鬱壘擊柝聲中森羅可畏始吾謂子得志堂堂今乃楚囚
索莫荒涼始吾恨子今為子悲風馬雲旗薄言旋歸余乃
惻然如夢如覺致辭相邀與敘契闊余非棄子子自棄余
世不余知惟子知余生亦由子死亦由子余止爾尼余行
爾使豈惟余哉天地亦然惟子五人翻黃倒玄太極鴻荒
爾其為主六合八極爾其居處二氣三才爾其鼓舞徵為
五色發為五聲萃為五味列為五行惟子五人始得而名

惟爾某甲勾芒畢達為棟為梁儘其戕伐惟爾某丙赫赫
炳炳化生為熟鑠鈍為穎惟爾某戊坤厚載道發生甄陶
有物是造惟爾某庚物以西成鑪錘白鍊利用惟貞惟爾
某壬潤物為霖積為淵泉益以益深四時代謝萬物化育
非子五人則誰自出物窮則變既變則通非子五人孰能
不窮天有五賊見之蕃昌人有五性脩之賢良隨爾不得
豈敢遜藏仲尼嘗窮不窮其聖顏淵嘗窮不窮其行原思
嘗窮不窮其性范丹嘗窮不窮其政一時之窮千載之幸
是數聖賢可為龜鏡求爾不得敢不承命昔者子雲作賦
逐汝竟自投閣漫為章句後來文公作文送汝延之上坐

送而不去余學非揚余德非韓固窮守道素行憂患安子
不得其敢棄捐余非阮籍又非子路不為慟哭不為愠怒
太山四維安於所遇家徒四壁常為晏然家無儋石其心
愈堅雖屯之遘與蹇之連不寔不跋與物變遷子嘗許我
可以為賢頃者赴召為時而起失之不懼得之不喜三十
年來赤子創痍鋒鏑之餘化為俵鬼戈甲相尋莫知其已
兩國顛連實如倒懸解而休之兩君一天誰知姦宄又欲
下石從渠摺致我心不忒不作盧昶食豆辱國不作苟純
輸情為賊終合千古照耀簡策盡其在我窮非所恤子其
以為失以為得邪於是五人闕然而應曰若然者吾其與

子終其身而周旋者也當箝口縮舌復不敢為譏評之言
倏焉驚悟燕香酌酒欲相勞苦顧聆莫有有聲無跡觸坐
動爍起而觀天赤氣滿斗

哀辭

胡先生哀辭

歲癸卯秋八月二十七日安肅胡先生卒陵川郝經緝辭
以寓哀曰噫天柱折一石何能補天缺國步蹶一士何能
支杭隍况俗弊風頽山移海竭鳳麟梟獍之不分瑾瑜珉
珉之不別俾尼父涕泗楚和泣血離婁視之而矇公輸造
之而拙正道之已絕孰可結邪而先生獨立斯世特秉真

節不以含垢者為國君納汙者為川澤抵詖蹴跌信屈扭
折挽幹天之斗而揚清流呼立石之風而卷妖孽熾爾而
不滅卓爾而不屑沮之而不縮震之而不懼善必旌而惡
必罰柔則吐而剛則齧世人奔濤而蕩波先生溯泗而鼓
柁世人藉麴以舖糠先生冽冰而凜雪若治底雍熙堯基
舜攝有饗饗死有窮奇裂則先生之道亦可白也赤何方
人衆勝天屈子逐而賈生責文舉赤而比干厄是先生欲
效尤也然於此世保此業亦可謂堅而不磨白而不涅者
也僕嘗謂國猶有楨而民猶有哲自先生不祿亂益張邪
益揭則瞻烏爰止於誰之屈邪嗚呼人雖云亡道或不滅

有子而賢毅或未闕白楊摩天挺長風而掃秋月聽咿咿
之聲猶有烈烈之色彼姦譎者誦吾辭寧不扼吭而斷舌

渾源劉先生哀辭

并引先生諱祁字京叔號神川邈
士南山公曾孫蓬門御史之子也

其弟郁
字文季

歲庚子經甫踰童獲拜先生于館舍而遽南輒闊越八九
載已酉春先生往來燕趙間始得奉杖屨格言義訓雖屢
得聞而頑鈍椎魯之資桿棘而不入是以塵心槁思渴而
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邁以遂摳衣之問而凶訃掩至
繼而其弟文季來以先生易簣時所付一書四十篇曰處
言見示經再拜雪泣讀之其辭汪洋煥爛高壯廣厚約而

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則詣乎極而窮乎性命於死生禍福之際尤為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古所謂立言者也於是感愚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天憫吾道之不競恨憤惋激吐辭以哀之嗚嗚扼吭不復條貫其辭曰

濁河絕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陰燐光百年秀孕曠大荒文源湮汨甚濫觴三五在北輝其芒姑為維持為主張砭礪沉湎開膏肓護籍債踣扶顛殭碧雲雙鳳方翱翔忽弱一箇危乎姜當年振羽來朝陽竹花蹴落桐花香岐山山頭喚文王一鳴燕雀驚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旁魄瓌奇古錦囊颯然聲價騰且驤飛蒙茸兮走陸梁挺特溫潤直以

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瀾老成肆汪洋洞庭萬頃澄秋霜
上稽韓柳下蘇黃探道索古追羲皇一編處言含天章立
意造語攀荀揚嗚呼天道其何量旣與之德不與昌旣與
之年不與長渾源之山空蒼蒼相臺臺下天荒涼元氣索
莫真宰藏南山家世兩渺茫有弟有弟涕隕裳有識有淚
如清漳奠桂酒兮陳椒漿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空
所望嗚呼天道其何量

此聖聖也天並其何量
 唯真宰然山山來世兩
 之乎不與身戰之山空蒼
 意也語整向對無和天並
 土訴韓林不蘊黃然前索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終
 魏王羊師以萬能登林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一

祭文

祭淮瀆文

維中統元年夏四月天子遣臣經奉書使宋告登寶位布
弭兵息民意秋八月二十四日啟行渡淮謹以清酌之奠
致告於淮瀆之神皇綱不弘壞運締兇海嶽氣分迭為長
雄千里長淮寔為兵衝屍斷其流幾不能東蜚血淪天崩
濤漲紅征夫力殫居民室空殆三十年莫知其終皇帝踐
祚乃眷南顧豐各有端吾可重怒事當一新豈論細故一
視同仁以廓天步乃命臣經仗節啟行翰平繼好明允篤

行武用不殺德惟好生南北東西皆底于平河海江淮有
波不興魚龍戰罷天地澄清舟子掛席置醕于罍四字熙
熙雲旗風馬維神有相安流順下保合太和共成新化尙
嚮

馮牙文

維年月日具位將南轅啟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
牙旗之神維我國家威定萬國前茅所指莫不頓折際天
之覆海外有截逖爾荆楚邈爾吳越江淮一流而乃限絕
譬彼金甌粵東南缺經備戎行受天之鉞謂余爪士薄言
徃伐載餽王度載申師律蒐乘補卒敦陳固列茲爾桓桓

茲爾烈烈建而旆之王靈赫赫蚩尤竟天太白掃月以纓
扱矢醜酒釁血母作神羞駐看鯨捷尙嚮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遺山先生之
靈嗚呼氣數之靈靡物不壞或者不淪胥乃造物者之所
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成是理其可明邪嗚呼
先生萃靈蜚英羈非宦學嶽嶽稜稜碩士鴻儒莫不震驚
以為間世生閑閑初見公文
曰是間世生者渡南河而為名公入京師而
為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捲
鴻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塵言與滯

赤文忠公集 卷二十一
思瀟錮濁以爲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灑汗而淵澄而乃汴
蔡淪亡蜚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
而行挽崦嵫之日慧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
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
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邪去魯西來聿
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
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
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
樂章之雄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
撼搖天地之筆囚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

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
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
尤為可哀也嗚呼哀哉尙嚮

祭魏先生文

歲舍辛亥正月壬戌朔越三日甲子陵川郝經謹以清酌
之奠致祭於故徵君魏先生之靈嗚呼世變風靡滾滾湍
若旣莫之遏亦莫之淪懷山襄陵稽天滅壑真宰睨而不
視元氣湮而索寞棟崩而孰與之支癰潰而孰與之藥根
披而孰與之植蔓滋而孰與之削是以渾訏龐昧板板蕩
蕩道益喪而俗益薄鹵莽焰熾士夫氣鑠莫不卷舌于咽

頓脰于殼旣刊方以爲圓又琢雕以爲樸則吾誰與歸而於焉是學幸一二遺老挺特而不衄山立而不却維持護藉天旋而斗幹俾夕日與曙星不遂至乎墜落嗚呼今先生復逝矣天不欲斯民之有活乎何於遺老之遽奪何爲吾道之虐也嗚呼先生學正而博義理昭著襟宇清廓守不可移嶷如山嶽有經世之志有佐王之器有已亂之才有致平之略果銳剛明百鍊之精肯造次而輕脫卷而藏之束而縛泥而滑之櫃而鑰嘗一試乎天興之末王孫宗賊悍臣驕跋坐視國斃卜所於託磨牙垂涎瞰鼎窺洛先生慨然請符曲躡責以臣義申以王約萬人震懾一軍駭

愕客氣俱盡心死神作由是而觀則先生之志與先生之
養亦孔之灼幅巾歸來聲震河朔朝廷載徵安車繹絡方
敬之如著龜委之以心膂迺續斯民之命砥礪斯民之瘼
躋斯民於仁壽挈斯民於遂樂皇風扇而皞皞吾道裕而
綽綽企仰延佇甚於饑渴忽萬里之悲風遽沉淪于冥漠
秘于重泉斯民其無望塋於九京吾道其弗燭世變愈下
志氣愈弱吞聲為辭雪泣于酌嗚呼哀哉尚嚮

祭趙敬叔文

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永平趙先生之
靈嗚呼天不勝人人不蹈道禍亂寧有至極邪莫不惡直

醜正翔僞飛佞而福淫佑邪紛紛而蝟起糾糾而碁布轟
闔駭散風霆雨電百千情狀可一端而槩邪而其中人以
毒斃人以禍固仁人君子之所不能免其肆行吞噬耽耽
逐逐有如垂涎傅翼之虎而吮血磨牙者猶可逭也其禍
人而人弗覺毒人而人弗悟卒之乎顛踣壞亂如含沙之
蜮隱草之蛇其能免邪嗚呼小人之乘時如是之烈為君
子者宜乎出處之節也宜出而處辱其自取宜處而出自
取其辱嗚呼處而不能存出而不能遂為時所制而小人
所戾憤悒而終者先生也哀哀先生止于是邪云誰之咎
其亦命邪士夫奪氣狡孽增華有室其苴有子其麻葬于

九京去日益賒善人亡矣小人之幸君子之嗟時則弗偶
而德音不瑕其又何以加嗚呼哀哉尙嚮

祭順天賈侯文

歲舍乙卯正月十一日門下士郝經等謹以清酌庶饘之
奠致祭於故左副元帥賈公之靈嗚呼石隕有徵山崩有
徵人之云亡社稷隕靈繫公堂堂氣阜而京殆三十年巖
為國程當金紐之中絕皆狡狡以蝟與公於草茅擊如孤
鷹紫濤怒掀偃如雄鯨瑰珂偉岸突兀骯髒闢掌中之天
地陣胸中之甲兵南直滹沱北薄幽陵魚龍鬪分河海澄
清先後張公建邦成城東裂帛之旗卧斬木之干銷沮耋

之勿結納茅之產糞輦音菊瓦礫屠夷棘荆鋒鏑之餘遂底

于平民物日夥帑庾日盈截然燕趙之交與天下爭衡鄭

有人焉雪山孰敢輕端序則見如孽而崩有撥亂之略有

致治之術有不可奪之節與不可蔽之明未竟其用未成

其行未充其器業未終其勲名而天奪之遽薨于朔庭淚

平冰天莫不震驚牛童馬走涕泗從橫蓋不為公惜為天

下惜不為公悲為天下悲不為小人之不幸為君子之不

幸如是則公雖死而不死雖不生而亘千古而生也五馬

南來萬里悲鳴不平之志越柩有聲蒲水湯湯西郎青青

玉氣萬丈埋于杳冥樹之墓櫬必材而榮挽萬牛以回首

終扶危而柱傾嗚呼哀哉尙嚮

祭蕭孟圭文

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蕭使君之靈
嗟嗟乎君秀拔乎羣東丹之裔疑若青雲魁梧昂藏鬣修
而神翩翩揚揚信陵春申粹然天和四時之春琮璜陷涅
而不滓玉樹臨風而不塵胷中汪洋涇渭自分芬如蘭薰
純如飲醇故莫不以鉅人長者推聞其為人愛而慕敬而
親至止肅肅而來止欣欣射穿扎而孔武書斷編而甚文
交天下之豪右友天下之縉紳敬賢下士倒廩傾囷瑰材
偉器為時俯馴故一命而將于軍而襟度未展志略未信

振落殆忽憤不顧身豈人衆勝天天奪棄人邪嗚呼共子
新城莫敖荒谷一則事父一則自速君何爲哉而與若爲
屬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百折不挫志士所尚君何爲哉自
糞輦以喪耻欲弗弔恨欲勿哭泣涕無從湧胃溢目始欲
責天謂不可測天豈棄人而反自責始欲尤人人惡自賊
盡其在我而反自克有聲徹天有淚達泉天邪人邪竟莫
能言嗚呼哀哉尚嚮

祭成玉文

中統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國信大使遣人代奠于故國信
使行府提控都管成玉之尸嗚呼哀哉初奉恩詔事皆汝

聞爛額焦頭奔走救焚陛辭而南惟吾與汝橫身為國去
兵報主孰謂姦臣並公謀私根柢蟠結二豎夾持闖茸污
穢脂左糞右腴大彘濟惡營臭汝如一鶚軒然當關群
鳧噎暗盛暑而寒汝嘗言吾此輩宜備吾不汝然竟隕賊
計日入慝作聲洶氣麤階下尸殘石之紛如賊遂登門索
吾于室乘黑吾出蔽樹而匿賊乃抽戈吾遽踰墻不知數
俛形勢倉皇伴使來救汝死吾脫血皆塞坑吾耻偷活大
事負任義不苟死吾存爾存是以在此古來義士多死逆
徒汝得其死後事在吾一日還反弭楫淮瀆而父而昆而
子而孫吾必提携以叫帝閭討賊贈官賁汝寃魂汝則不

死仍大而門嗚呼哀哉尙嚮

箴

志箴

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憂患移不為利欲拘不務
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愚
賢則顏孟聖則周孔臣則伊呂君則唐虞斃而後已誰毀
誰譽詎如膏如脂趑趄躡喘為碌碌之徒歟

家人箴

有父母以同其體有兄弟以同其氣有妻子以同其室有
臣妾以同其治父母無非是兄弟惟友悌夫婦則待以敬

而禮以閑臣妾則接以和而莊以蒞必兢兢而處以誠親
親而持以義此焉無虞而天下治此焉有虞是面墻而立
可悖而忍殘而伎以賊天倫淫而侈私而蔽以喪家極二
南之原於詩冠昏之本于禮釐二女于書首乾坤于易由
是而言家其可歎

師箴

責善在己我心即師責善在人善人是師覺有先後年有
長幼智有大小德有諒厚成已成物用作新于舊其流之
清其源必澄其本之茂其末必榮故蒙者求聖而闇者求
明彼靈不冥實右我後生如聽如瀆如反如復授者不明

而學者不篤師道淪以沒師也是司敢告其僕

友箴

入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獲于上說于親者無不在輔其
仁成其德者無不有棄挾論世必名厥真去益即損必貽
其咎無比周以相阿無面諛以背諾無舍義而即利無重
新而輕舊無輕怒以相絕無私惠以相佑有胥忤者勿較
有忠告者必受無以眈而相狎是構離而結鬪無徇已而
絕人是起穢以自臭友兮友兮以有德兮以有志兮無志
而無德又奚友之為

思箴

粵惟心官必思而得既為必用又為心迹發我天機生殺
語默勞焉則耗佚焉則溺放焉則侈昧焉則窒惟睿惟敬
乃正而實勿竊我以私勿殉我以必勿愚我以固勿顛我
以逆於焉是去聖神斯立心也是司操之其勿失

正心四箴

并引

傳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
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四者皆本心
之固有得其理則雖有而無非其理則不得其正心亦因
之以亡故申而為正心四箴以自警云

恐懼箴

直大而方本然之勇莫我敢過何懼何恐偽妄自私內曲
而老股栗聲漸氣竭身倒

憂患箴

知命樂天憂患外來在我者盡无妄之災憂從已召患亦
自取畏歷巖墻夫孰援汝

五忿憶箴

見理不明咸其自恕隕身及親忿然不顧自反而縮橫逆
我加修已以道戮人以瑕

好樂箴

善善惡惡乃其良好宜惡而好好樂非道禮義悅心芻豢

悅口簞食瓢飲樂哉孰有

立箴

惟天行健萬化斯立君子體之自強不息下學上達與天
為一彼昏不知惑以溺志從其所欲蔽于血氣怠弛放誕
猖狂恣肆自賊自戕自暴自棄自絕於天卒僨而斃何不
反已何不自思以敬為本以謙為基慮患也深操心也危
所立卓爾嶷嶷岐岐可以盡性可以知天立事立功立德
立言不朽不撓于千萬年凡百君子其惟勉旃

自恕箴

自治不嚴而去惡不勇者自恕之心害之也恕以及人則

待人以寬其可也恕以自及則處已以寬不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絜矩之道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強恕而行也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則己可克而仁可為也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道盡仁也責人必以顏閔而不貸恕己自為桀跖而不疑則長惡不悛從自反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矣

銘

樗菴銘

梓孰與材樗孰與惡惡乃得全材乃自斲蓋全者天而斲者人我初無心惡用斧斤故惟散人乃知散木有不散存

散乃自足莫惹蔦蘿莫纏葛藤曠蕩一天逍遙此生

容齋銘

郭君之才容銘其齋以銘為請銘曰偃偃以弗顧藐藐以弗矚是之謂忽落落陷窅而不為之引溺淵水而不為之拯是之謂忍當於義而弗為事俯仰以徇時是之謂隨惟茲三者人欲之私凡百君子察而去之剗闕塞以為通撤籬籬而大同東西其橫南北其從浮雲在空馬牛其風彼橫逆而至於我何加焉反之於吾躬弗示人以不弘汪洋洋洋百谷之玉俱收竝蓄鼃鼃蛟龍而是非邪正不亂乎其

中如明鏡如止水爾不吾欺吾不爾從是之謂容乃天理

之至公凡百君子維始維終

曲肱亭銘

有序

昔濂溪先生嘗使二程尋孔顏樂處與所樂者何事蓋孔顏之樂不在夫蔬食水飲陋巷簞瓢也安時處順盡其在我毋意毋必與物俱化窮達得喪壽夭貴賤非我性分澹然相忘而其樂有不可量者所謂天下之至樂也往歲靖肅徵士魏君過保下以祥止王氏父子語余而余未之見也今年春始得入燕祥止先生已僊去其子惇甫明敏純粹質而不華謙而有守與物無競於別墅築亭曰曲肱將以全天下之至樂踵聖賢之高躅故為引其端而繫之銘

曰

孰不為處處欲其中孰不為樂樂欲無窮彼不義之富貴
詭名與倖功疑疑自喜狡狡自雄玉觀金宮胡為乎其中
一時之樂侈然自肆覆巢之禍旋踵而至則其樂也豈能
無窮伊亭中之高人方擇勝而棲神與時屈伸與道為鄰
知時之不可以苟合乃逍遙乎此身高卧曲肱不浼世塵
徜徉從容窒不求通從爾卿相盡爾王公不為伏鳳不為
卧龍本無心于求世又何意於非熊惟軒中之明月與席
上之清風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曾不知其幾何過耳目如
朦聾肘則生柳首則飛蓬其神也矯矯其樂也融融飲水

而眠日自生東乾坤一亭樂在其中命邪天邪竟莫能窮

日觀銘

惟帝出震故東方首庶物在南北西之右而其嶽鎮號為
天帝之孫群靈之府故泰山視衡華恒為獨尊自嶽麓而
上越黃峴入天門登太平頂又極東南轟出而危峙者曰
日觀視泰山為獨高故東土為四方之冠泰山為四嶽之
冠而日觀則又冠夫泰山者也以其墮高尊峻下視日出
故以為名焉歲乙卯秋九月癸丑自奉符登嶽拜謁絕頂
神祠遂登日觀光怪自觀北谷底環屬而上九采聯締入
于天心不啻數萬仞百千萬層日入始滅翌日復瞰觀旭

日神光瑰景洞灼精魄異遇靈界皆所未觀則又日觀之
傑觀也觀之巔有危石四削突起勒銘其上傳示不朽銘

曰

巖巖岱宗作鎮大東峙列三州旋拱三峯扼海拒河綰結
蒼龍業業日觀岱宗獨冠八蠻九夷平視天半石脚隱日
昏曉割判我來一登神光揭擄金環碧繩連虹屬蜺亘地
經天植起不移雄鷄忽驚日出峯底火山盪搖紅海沸起
俯瞰愕眙身在天裏蓬萊方壺金闕銀臺赤城光明照耀
洞開鰲頭突兀飛仙飛來回視秦漢磨崖鐫石玉檢金泥
夸示罔極侈心崔嵬青苔滿壁我來大書增塵其間記異

揭靈揮斥神姦庶答昭休壯觀名山

居庸關銘

朔易幹會斗極揭控地勢隘天隱日玄冬之氣黃鍾之律
凝結形見聚而不散常為冰雪故號陰區瞰臨懸絕以建
瓴之勢居高走下每制諸夏死命故自三代秦漢至于今
號稱彊悍之國營幽并代之北山嶺隔閼連高夾深呀口
偃脊數千里巖壑重複扼制出入是天所以限南北界內
外固中原之圍壯天地之勢者也自秦隴亂大河東抵太
和紫荆繞出盧龍之塞列關數十而居庸關在幽州之北
最為深阻號天下四塞之一大山中斷兩巖峽束石路盤

腸繫帶隙罅南曰南口北曰北口滴瀝濺漫常為冰霰滑

溼濡灑側輪趾此音足殆六十里石穴及出北口則左轉上

谷之右並長嶺而西陰湮枯沙遺鏃朽骨悽風慘日自為

一天中原能守則為陽國北門中原失守則為陰國南門

故自漢唐遼金以來常宿重兵以謹管鑰中統元年皇帝

即位於開平則駐蹕之南門又將定都于燕都則京師之

北門而屯壁之荒圯恐啟狡焉故作銘畀燕京道宣慰府

使勒石關上且表請置兵以為設險守國之戒云銘曰

國宅天都高寒之區居庸其樞兮遼右古北陰幽沙磧控

帶阨狐兮山連嶺重鍵深雄巍巍帝居兮伊昔掣鎖金

源敗破遂為坦途兮函谷一夫百萬為魚竟執哥舒兮思
啟封疆備不可忘禍生不虞兮寇不可玩機不可緩實惟
永圖兮天險地險莫如人險兵刃相須兮刻銘巖岨用告
僕夫當戒覆車兮

面銘

大本達德合坤配乾小智自私面墻蔽前明通公普誠
靜專恭已南面所以事天

背銘

不獲其身與天為一惟欲之從物皆我隔勿欺勿蔽勿引
勿絕室中造車天下合轍

左銘

所惡於左無以交右汝則弗欲人奚汝受反身致曲曲能有全絜矩之道自人而天

右銘

所惡於右無以交左惟意惟必道惡惡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之要宜書諸紳

竹瓦枕銘

水深玉肥雷聳石裂架空傾雨迎又破月斲為高枕清風散髮安眠滅念萬古一節

赤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一終

鄭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二

贊

先天圖贊

并引

宓犧氏按圖畫卦以造書契而為民用初不以為易也歷黃帝堯舜氏而王法大備畫卦之說默而不傳夏殷之世乃有連山歸藏以為卜筮亦不知其為易也及紂囚文王於羑里始以宓犧氏之卦重而制名而謂之易武王有天下代殷為周於是謂之周易而河圖之文畫卦之理重卦之義變卦之由其所以然而莫非自然者則亦未之言也至仲尼氏贊易道於易有太極則言河圖之本然於天地

定位則言畫卦之本然於帝出乎震則言變卦之本然於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則言重卦之本然制作犧文之後超出犧文之前於是宓犧文王為後天仲尼為先天矣由仲尼氏以來學者求易於繇象文象辭說之間不復探原窮本以造夫宓犧氏至康節先生因仲尼氏之言推本河圖之文究竟宓犧氏之畫錯綜文王之重以復八卦之序為圓方一圖以明仲尼氏之所以先天者曰先天圖不用辭說再造一易而居宓犧氏之前河圖之上矣經潛心玩味踰二十年近以久在舍館益得致志故謂之說而意味無窮復拜手而為之贊曰

大物全體渾淪厥初天地萬物本然一圖匠密充周自為
規模停穩安帖極盡無餘兩兩生生並為根株當為書契
歷數有在匹馬隻輪上天之載觀象起本不假神怪太極
兩儀更相禪代因而為數倍而為卦奇則有耦理不獨生
一則有二鬼神以行影不離形響即應聲不作不為自然
而成無慮無營本真則誠死生兩原貫徹一竅動端有幾
月窟騰曜變乃不測天門龍跳神定無方在物則妙君看
元陽可以盡道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天地列位日月闢門
雷風噫氣山川出雲變動錯蹂萬物糾紛數為之位道為
之君重以合兩錯綜旋轉意言象數由此以見卦交以背

畫交以變應違則惡理契則善本自震出孰使乾戰自犧
而文體用具完仲尼探賸扣其兩端不復為圖祇以文觀
梁折山摧喪其本原刻舟求劍聽目擊盤惟無名公創圖
弗說獨造犧皇撐霆裂月鞭出龍馬再為區別奇耦重復
先天一訣顛倒美里翻覆乾坤分陰分陽接續常編自震
右轉由巽左旋一本乎中皆先乎天不假剗削自然而圓
不離陰陽皆本兩畫坎伏于蒙離轉為革陰陽之精互藏
其宅復長剝消姤遇夬決陰陽相根盛衰以別分陰分陽
用柔為剛倒乾為坤旋長為藏天地反覆不失其常八卦
相錯煥乎其章不假裁截自然而方自下而上不紊其序

由左而右不失其故縱入橫出緯錯綦布神樞鬼紐消息
散聚地中有天闔闢一戶自奇合耦以方契圓再造一易
自為二篇祇是河圖更無一言道以象示神以方傳退藏
于密直在畫前內聖外王雜而不越範圍化幾經界心法
層層相呀宛宛互發一本萬殊四面八達都無轍迹但見
黑白造天人際復地天通渾沌破碎太虛玲瓏却從有限
推出無窮惟有數畫纔留幾重天地萬物盡在其中東堂
西樓毀為一閣醉裏跳丸笑傲安樂忽把地維掛向大角
共山雲沉洛陽花落吁嗟先生萬古絕學

大禹泣囚圖贊

地平天成萬古一治人脫于魚鼓舞聖世稷務播種契施
禮義伯夷降典咎繇作士刑猶弗措豈禹之志號泣旻天
反躬責已雖得其情哀而弗喜彼伊辟王敢擾天紀血汗
皇極手刃赤子顧瞻茲圖寧無愧耻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
蔡辛與坡谷為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
醇而乃藝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
有茲人也邪

王良臣真贊

疑如喬松矯如晴虹視其矚宇見其心芻秋隼欲擊頓超
條籠每遇風飈顧瞻長空安得玉塵助其談鋒倒海傾江
續地天通闢衆枉而歸直彼僞辯則皆窮今乃扣之不應
相視而笑而欲愚我以形氣蔽我以盲聾邪快呼美酒握
手相從外形骸與世累徑一飲而千鍾

說

文說送孟駕之

或者嘗曰彼作文不工彼工於作文愚竊聽而惑之蓋文
可順而不可作也天地有真實正大之理變而順有通明
純粹不已之文是其所以爲之非矯揉造鑿而然也唯其

變是以有文唯其順是以不已皆自然也故陰陽得以文乎天剛柔得以文乎地仁義得以文乎人羽毛鱗介苞葉根荇得以文乎物清濁高下得以文乎聲升降舒綴得以文乎節麗縟華采得以文乎色禮樂射御書數得以文乎藝德刑殿最號律得以文乎政城聚都鄙廬井得以文乎居華蟲藻火山龍黼黻得以文乎服易其無有利其興革化而新之至至終終為神道之極致亦得其本然之理而已焉有作為之贅哉大庭氏而上文有理而無名大庭氏而下文有名而無書陶唐氏而下文有書而無法仲尼氏而下文有法而無作仲尼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

筆命題而作文也物感於我我應之以理而辭之耳豈校
其辭之工拙哉是以六經之文經天地貫萬世與博厚高
明並而不朽也仲尼氏沒本散而末分源遠而流別文晦
於理而文於辭作之者工於辭而悖於理故莊列以之文
虛無儀秦以之文狙詐申韓以之文慘黷屈宋以之文怨
懟卒致呂政焚書之厄西漢古學文學之分其弊則極于
江左冗矯之談浮屠之法玉樹後庭之曲而苻秦元魏高
齊而下血漂禹跡寄斯文於霆擊之餘風燼之外邈乎葬
于九原也厥後有唐杜氏文平詩而風雅復萌韓氏文乎
儒而六經方燭又屬以晚唐弊俗五季繁運而有宋氏興

歐蘇周邵程張之徒始文乎理而復乎本猶不能比隆三五去殺勝殘致頌聲興禮樂者百千祀之蔽不可一日而擴也幸其用力之勤俾斯文不遂滅而吾民不爲狐蟲非類爾由是而言天地萬物之文未之或變而人文如是之窮作之者不工歟工矣然而如是者何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文何嘗不當作為者之過也不作不爲萬理皆備推而順之文在其中矣故文作於人而窮於人人亦作於文而窮於文嗚呼文窮人邪人窮文邪

養說

人皆可以爲大也唯其忽之而自暴委之而自棄狹之

自小也是以固滯戕賊窘束流溺卒不能以之大夫人之
性天之理也其氣則一元之氣也其形則五行二氣萃其
精而結之者也其心則官天地府萬物一智周知泛應無
量如是之大也有其大必養之以充其大不能養之何以
充之故古之大聖大賢莫不有以養之者遵養時晦時純
熙矣此武王之所以養其武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周
公之所以養其聖也三省其身犯而不校此顏曾之所以
養其賢也至大至剛養而無害浩然塞於天地間此孟子
之所以養其氣也由此觀之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
賢大之所以為大皆養之使然也嗟夫吾衆人者去古之

赤文思公集卷二十一
大聖大賢也遠矣古之大聖大賢皆知所以養之者吾衆人者乃不知所以養之卒為小人而不能大也卒為下愚而不能聖賢也昭昭矣嘗觀夫蹄涔之水至小也有魚焉而至微也知所以養之潛溺沉滯會雨集而達於溝洫循就因仍自溝洫而達于川澤圉圉拘拘自川澤而達於江河軒昂踴躍自江河而達于海由寸而尺由尺而丈以至於為鯨為鯢拉扶桑翳暘谷激水三千里其大不知其幾千里至於為神鰲負九地而橫鶩冠三山而却走如是之大也何者養之使然也苟不知其所以養倔強於蹄涔跳踉於泥沙忘其河海淵藪之大使薪翁笱婦動其食指而

隨其構雖遇子產之愛寧免烹乎豈惟魚哉凡物皆然故
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物之至
微而賤者猶必得其養而後大也矧人之至貴至靈乎而
可無養也故必明義理以養其性寡嗜欲以養其心禦奔
蕩以養其情致中和以養其氣節飲食以養其體盡孝友
以養其本執堅剛以養其節擴正大以養其度撤壅蔽以
養其智別邪正以養其習慎細微以養其行欲其養也必
先有容也欲其容也必先有勇也欲其有勇也必先有敬
也蓋敬則心不散而齊莊中正足以有執則勇可致也勇
則私不犯而發強剛毅足以有為則容可能也容則物無

不受而寬裕溫柔足以有養矣如是則雖小而可以大雖
愚而可以智雖凡夫而可以至于聖而昧者不知也乃輕
佻以侮之不忍以傾之忿激以擲之撐裂分披以壞之淫
佚以沈之天地付吾者大而吾自小可乎哉嗚呼是特不
養自小之而已矣猶無足深憾也如蔽匿以養其姦文飾
以養其過巖深以養其惡掩覆以養其機樸野以養其詐
高抗以養其傲締搆以養其黨縱肆以養其淫執錮以養
其偏絞切以養其毒以是而養之小而喪身大而敗國又
大而亂天下不若不養之為愈也故養一也有可者有不
可者可者養之不可者去之不可不慎也

讓說

性純乎義理無非善也而人之多欲役於血氣遂至于不善蓋血氣勝則義理亡義理亡則嗜欲張嗜欲張則爭奪起非篡弑鬪狠不能厭也性於是乎惡矣聖人有憂之乃尊卑之而制夫禮等殺之而明其分懼其欲勝而不能自克至於廢禮亂分削繩墨而自肆也乃強勉而致夫讓使謙抑遜退沮縮椎魯以鏢其剛銳陵犯果猛之氣卑以自牧斲去角牙虛而不有推而弗受彼軒軒堂堂蜚怒騰勇如飄風暴雨蕩忽而至吾則逡巡而退拱揖而避之耳彼之血氣肆而吾之義理存本然之分彰彰而著所獲多矣

至矣哉讓之於人扶持成就者甚大而樹立宏廓者甚遠也故堯舜以天下讓而天下為公矣夷齊以國讓而天下友悌矣稷契以官讓而朝廷和睦矣子臧守節而季扎不受挺特於末流叔世覬覦僭亂之風少變矣由此觀之天下國家猶且讓矧其下乎惟此義不行嗜欲張而血氣勝義理亡至有父子稱兵推刃同氣如魯桓衛出楚商臣宋元凶劭者始而不讓一至於誠可畏也雖然是特不讓篡弑奪攘而已矣是其跡不可揜人得以凶惡逆類而目之矣讓者如彼而不讓者如此昭昭然白黑分矣猶無足深憾也世有讓非所讓而反以取敗者有以讓而濟其姦

晉崇之奪朱秀之亂苗賊德之甚者也燕噲欲以舜子之
哀欲以禹董賢唐中宗欲以天下與帝玄奘皆致大亂
絕其祀是讓非所讓也新莽構僞以欺天下欲重已勢
而彰已善例加恩秩已則遜避當塗盜漢戕滅劉宗賊弑
母后既取之矣而始命其子禪讓司馬懿欲傾魏溢曹爽
之勢而稱疾不出王安石初入仕每遷一小官輒累表辭
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是皆以讓而濟其姦者也是皆
非讓也中義理而無私推其有而不居者讓也近人情而
不欺者讓也非所有而不敢妄有固執而卻之者讓也故
讓也者禮之本義之方克已之要求仁之術也非以為逆

亦非以取敗又非所以濟姦君子不可不辨亦不可不慎
 又不可不力行

蘇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三終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三

書

請舅氏許道士出園堵書

七月二十有五日外孫郝經謹拜書舅氏巾几走天兵南下晉臂不舉用蕩析我母家諸父諸兄是用不集保命于四國訖今四十餘年泯泯也上天降衷俾我舅氏之子居於祁陽越十祀始獲拜聚抃踊曲百何樂如之雖然於經也復有甚不樂者焉舅氏之子嘗隕涕而謂經曰我姑在此我父在彼焉得一會面以道前日之事耶經再拜而問之故曰我父以不羈之姿肆志於輕世窘於天步之艱迫

於勢利之厄於是放心遺形吸孤風抱明月耿耿自若而
逃山林放滄海耳妻孥親友一遺于世我是用不獲為子
者三十年子曷為我致之經曰噫有是哉斯蓋過於用智
致遠而泥者也然至誠貫天地可以動日星開金石況於
人乎經敢不罄悃赤飭鄙隘以盡親親之義乎其是是也
其非是也可則行否則輟實在舅氏之所圖耳經於何有
夫道至易而求之者以難至邇而求之者以邈至同而求
之者以異故雖越籬墻穿穴隙窮高極遠卒溺於異端而
終無所獲矣寂然不動物潛於極感而遂通極蘊於物本
其理以動者天也成其形而靜者地也純於天地之間者

為人雜於天地之間者為物隱極之先見極之後合天地之幾通人物之理消長盈虛變化云為純純而不已者為道若是其甚易邇而同也故人稟天地之精備萬物之理其性則精實至善而主靜其中則有仁義禮智之四端神舍於體用之間幾潛於動靜之始思慮未發而天已知言行未終而人已見充之則即孝悌可以盡性命即脩身可以治天下謹於存養之漸慎於操舍之微由之而行不以行亦以見其易反諸吾身而不有闕亦以見其邇參諸天地質諸鬼神而不違亦以見其同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守一道未嘗以為難遠而不同也彼或紐於血氣蔽

於物欲故有輕世之心甘志而溺物助長而擅苗游思橫起不知精明之所舍馳突搏躍以喪其良心昧其明德內焉而無注足為物誘而致疑故疑於難者曰天地萬物君臣父子重為我累曷若吾默於虛靜而有所知覺闕於空明而皆使寂滅以為極樂乎是以達上而遺下得內而忘外間斷僻陋無所連屬及欲革其蔽則立偽教以利死生設因緣以引物卻殺身以濟衆而不知聖人明德新民之教此西方見性之說大覺之教所由起愈易而愈難也疑於遠者曰血肉相愚機穽相覆勢利相逐曷若吾挈先天之器以遺于時絕蹤遐游杳然為期謂吾本無曷滯於斯

使之如槁木吾心本虛曷用於斯使之如死灰是以絕物
棄世悖天生物之仁無父無君悖人處世之義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既未能退藏于密而又不
能齊戒與民同患此老莊之徒語命談天揭辭矯辯不知
聖人欲無言之理強作形骸虛怪恍惚幽深玄妙之說所
由作愈近而愈遠也疑於異者曰人心如面妍醜不同曷
若驅之以律而一之以刑即無異矣是以絕天倫敗骨肉
同胞之民以膏鈇鉞未達聖人端拱之化雍雍顥顥仁壽
隲民而剽慘之刑刻薄之法所由興愈同而愈異也故申
商之法行於秦而秦滅老莊之教盛於晉而晉衰西方之

教興於梁而梁亡故疑吾道之難者卒入於佛疑吾道之
遠者卒入于老疑吾道之異者卒入於申韓使肆人欲滅
天理諸夏衰而夷狄橫先聖人之正道王者之大經曠百
祀而不收吾民無辜使之服左衽而言朱離由是而言佛
老申韓之為害若是其昭晰也然而遂行於世倡揭號呼
鼓震而風蕩莫之敢何者何也高明之士用智之過溺而
不返也周道衰孔子没三代之俗日削月駿佛老乘隙而
入申韓繼踵而作申韓之害也外是以止於滅秦而已佛
老之害也內故能為千萬世之惑愈高明之士愈在其中
人性善佛即說善人性靜佛即說靜人心虛老即說虛人

欲大莊即說大其似是而非非聰明睿知豪傑之士其孰能辨之哉昔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溢孟門之上伯鯀障之愈障之而愈深愈防之而愈大禹疏通之使由地中行九州以牧四方以平蓋鯀拂其性而用智之過也禹能順其性以道之爾夫高明者處心遠大欲直趣高明之域曾不知在躬之德神鬼人天高明之道盡矣乃矯矯俴俴疊出私智見吾聖人之書聞吾聖人之教若聆風吮壤然則反以為迂而幡然他求矣一旦見二氏之書乃如此是以耳目忽廢天之與我者萬物之備我者皆亡也雖翳於草莽而卒無悔焉爾嗚呼好高明而非其道則入于狂肆矣

好齊速而非其道則局于血氣矣好孤絕而非其道則入于譎誕矣欲無心者愈有心欲無為者愈有為則用智之過也顧不大歟雖然苟知其非反身而觀平氣而待察天理辨人欲視可否使舊染之汙脫然而盡向之良心可以與向之明德可以明矣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乎知不善而未之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詩曰逝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今舅氏誠能即不肖經之語辨異端之害求大禹之智顏子之行詩易之文庶垂裕親舊緝熙宗祀使天下知許氏之有人矣不然熒熒之身陷於不義使孝子不得盡事親之禮以忍人之心自為計

不亦過乎一旦宛然而長歸譴者誰歟慕者誰歟其為天下之棄人也必矣雖然高明之人豈亦至於此乎經不佞輒以鄙辭相瀆獲罪多矣經載拜舅氏許德懷壬辰之亂棄家為道士於長垣坐死圍者七年矣其子國昌齋是書隔牆投之舅氏遂排牆以出從之歸父子如初

荅友人論文法書

經曰急來惠問作文法度利病何吾子過於巽下以能問不能猶以工師審繩墨於匠人也何倒置若是之甚哉然切磋之義不可廢非吾子之言何以發經之蒙覆動某之狂言哉二帝三王無文人仲尼之門雖曰文學亦無後世篇題辭章之文故先秦不論文騷人作而辭賦盛故西漢

始論文時則有揚雄之書東漢復論文時則有蔡邕之書
建安以來詩文益盛語三國則有魏文帝陳思王之論語
晉宋則有陸機沈約之作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
說李唐則韓柳氏為規矩大匠如韓之荅李翊上于襄
陽荅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荅常中立報陳秀才
荅韋珩復杜温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以李翱之荅王載
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荅李生復荅李生下逮歐王蘇
黃之論議則窮原極委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說百世
有餘師矣經何人也而敢復論文章之法乎顧有一焉不
敢告也為文則固自有法故先儒謂作文體制之而後文

勢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
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為技與求夫
法資於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為文自為之意也古
之為文也理明義熟辭以達志爾若源泉奮地而出悠然
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態度匯于江而注之海不期於工而
自工無意於法而皆自為法故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
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與求法而
作之也後世之為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
理若抱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
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天闕於胸中惟恐其不工而無法

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一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則有法矣未有無理而有法者也六經理之極文之至法之備也故易有陰陽奇耦之理然後有卦畫爻象之法書有道德仁義之理而後有典謨訓誥之法詩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後有風賦比興之法春秋有是非邪正之理而後有褒貶筆削之法禮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後有隆殺度數之法樂有清濁盛衰之理而後有律呂舒綴之法始皆法在文中文在理中聖人制作裁成然後爲大法使

天下萬世知理之所在而用之也自孔孟氏沒理寢廢文寢彰法寢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辨論之法屈宋尙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為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為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為百世之師也故今之為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為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為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志帥行權多多益善標識根據不偏不倚中天下準四海以為正輝光照耀炳烈粲發引日星麗霄漢以為明造微入

妙探蹟索隱極九地築底裏以為深包括綿長籠罩遐外
塵天地芥太極以為大龍驤虎步瞰眺八極祭風雲厲威
震以為雄躋攀倚拔窮原無上棄形器脫凡邇以為高莽
蒼閎越混涵太樸鬱鴻荒全渾沌以為古震雷霆開昏塞
節八音鳴萬籟有始有卒如律如呂以為聲通一元貫四
時塞天地鼓萬物噴薄動盪生成化育以為氣挈矩布算
搏節量度徑圍天地位置六合規萬世以為格巍岸磊落
欲顛欲立隋疊太華推移日觀屹萬仞以為形敷布振迅
欲斂欲溢排闥孟門䟽鑿灑頽決萬里以為勢為門為庭
為堂為殿為樓為閣以為間架為甲為乙為首為尾為腹

為背以為鋪敘為閉為錮為構為締為聯為屬為橐為輪
以為關鍵為困為廩為庾為倉為筐為篚為褱為囊以為
含蓄為坐為作為進為退為折為還為舒為疾以為步驟
為莊為獄為達為軌為途為路為縱為橫以為馳騁為經
為緯為端為緒為錯為綜為織為紝以為機杼鍊金鎔錫
以為精礪石磨玉以為潔去陳剝爛以為新苴漏塞鏝以
為密昭布森列以為博旁摻遠蹈以為邃依違諱避以為
婉紆餘曲折以為態容與平坦以為易遏塞險澀以為難
澄湛靜敞以為清激揚蹈厲以為節優游不迫以為暇頓
放妥帖以為安建置強崛以為固鼎峙山立以為重持綱

挈要以為簡填委克塞以為富穿徹沈著以為快警策峻
緊以為偉恣睢徜徉以為肆齊莊謹肅以為嚴翦截裁制
以為整超卓頓挫以為壯擁衛倚疊以為厚脫暢便利以
為通一唱三歎以為感剴切訐忤以為激咀嚼雋永以為
味深長奧衍以為趣音節中適以為和抑揚起伏以為變
瑰詭譎怪以為奇雕鏤無跡以為巧成就而無作為順理
而不生事以為化耳目口鼻四體衣冠具不瘖不痺活而
不死以為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莫非自然以為神則法
亦不可勝用我亦古之作者亦可為百世師矣豈規規于
子求人之法而後為之乎故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語戰

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家而為人之法苟志於人之法而為之何以能名家乎故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為法而不敢自為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為法而不敢自為也韓文公每語人以力去陳言當自作但識字言從字順識職而已

不當蹈襲故爛謂宏詞詞賦為俳優皆此意也然則前人不足法歟文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為之而自立其法彼為綺我為錦彼為榭我為觀彼為舟我為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近世以來紛紛焉求人之法以為法玩物喪志闕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為狂為惑於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婉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為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

當立諸已不當尼諸人不欲為作者則已欲為作者名家
而如古之人舍是將安之乎是經之志也故敢以為復然
未知其是且非也吾子幸復惠教焉某再拜

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

經曰昨承先生惠顧謂經之質可問津伊洛以闡明道學
經自惟揣涼昧不足以辱惠教又不足負任且復有惑而
未自信者焉敢復諸下執事嘗聞過庭之訓自六世祖某
從明道程先生學一再傳至曾叔大父東軒老又一再傳
及某其學自易詩春秋禮樂之經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
倫大而天地細而蟲魚邇而心性遠而事業無非道也然

未嘗以道學為名焉爾夫聖人道之至也自宓犧神農黃
帝至于堯舜氏道之全體著見以為斯人用天下莫不學
之道學之名無有也增修制作自禹湯文武周公至仲尼
氏郁郁乎文洋洋乎盛道之大用極盡無餘載在方策以
為後世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仲尼之門自
顏曾子思至孟軻氏心傳口授無非聖人之道相與講明
問荅無非聖人之學道學之名亦未有也逮夫戰國之末
處士橫議各自名家曰儒曰道曰墨曰刑名曰縱橫道之
全體始壞大用始分學者莫知適從吾聖人之學始自為
儒家卒致焚戮之禍由漢以來六家九流三教諸子百氏

蝟然雜出喪心惑世毒天下禍生人至于今而不已儒之名一立天下之亂不可勝窮矣矧今復立道學之名哉夫道之大兼天下之名而不自以為名一物一事自有一道自為一名分而言之皆事物之名也合而言之皆道之名也故易為乾坤等六十四卦各自以為名太極天地為人與萬物各自以為名命性心為三綱五常百行萬事各自以為名無非道也於是曰易道神道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道為名而道之名自若也道祇一理爾以其莫不由之以行故名之曰道豈可特以為學而自為一家哉秦漢而下以吾士夫為儒家故方術之士以黃帝老子為道家以虛

無為本大害夫道又豈可復以儒家又特謂之道學哉始
宋濂溪周先生深於易學謹於操履志夫三代之際作圖
著書以述仲尼孟軻之志繼以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
張先生傳繼授受其學遂盛而康節邵先生推衍象數明
伏犧先天之本末始有道學之名也及其徒欲神其說分
宗別派謂之伊川之學康節之學伊洛之學引而自高揭
然以道學為名謂一世之人皆不知道又謂漢唐諸儒皆
不知道直以為仲尼孟軻復出論說蜂起黨與交攻投竄
貶斥竟成宣政之亂秦韓當國遂謂之偽學又謂之姦學
衣冠之禍古所未有皆標置立名之激之也周邵程張之

學固幾夫聖而造夫道矣然皆出於大聖大賢孔孟之書
未有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傳者獨謂之道學則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不謂之道學皆非邪孟荀揚王
韓歐蘇司馬之學不謂之道學又皆非邪故儒家之名立
其禍學者猶未甚道學之名立禍天下後世深矣豈伊洛
諸先生之罪哉僞妄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學始盛禍
宋氏者百有餘年今其書自江漢至中國學者徃徃以道
學自名異日禍天下必有甚於宋氏者

皇朝
移諸生論書法書

夫書一技耳古者與射御並故三代先秦不計夫工拙而

不以為學是以無書法之說焉自包犧氏畫八卦造書契
皇頡製字取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
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而為之初無工拙之意
於其間也世變日下漸趨簡易故變古文為篆又變大篆
為小篆又變小篆為隸為楷為八分為行為草為真行為
行草為章草為正草廢刀用筆廢竹用帛廢帛用紙皆與
世變而下也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始寓性情襟度風
格其中而見其為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矣故古之篆法
之存者惟見秦丞相斯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
琢玉瘦勁無情其法精盡後世不可及漢之隸法蔡中郎

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魏太傅繇繇沈鷲威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劍累鼎斬絕深險又變而為楷後世亦不可及楷草之法晉人所尚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羲之正直有識鑿風度高遠觀其遺殷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温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絕迹邈不可及為古今第一其後顏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東坡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是書法備極無餘蘊矣蓋皆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一時諷諫亦書法

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頗僻側媚縱其書工其中心蘊蓄者亦不能揜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若二王顏坡之忠正高古縱其書不工亦無凡下之筆矣況於工乎先叔祖謂二王書之經也顏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今之爲書也必先熟讀六經知道之所在尙友論世學古之人其問學其志節其行義其功烈有諸其中矣而後爲秦篆漢隸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頡本意立筆創法脫去凡俗然後熟臨二王正書熟則筆意自肆變態自出可臨真行又熟則漸放筆可臨行草收其放筆以草爲楷以求正筆可臨章草超凡入聖盡棄畦町飛動鼓舞不知其所

以然然後臨其正草如是者有年始可於顏求其正筆於
坡求其奇筆以正為奇以奇為正出入二王之間復漢隸
秦篆皇頡之初書法始備矣然猶學之於人非自得之於
已也必觀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
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
書法之自然猶之於外非自得之於內也必精窮天下之
理鍛鍊天下之事紛拂天下之變客氣妄慮撲滅消弛澹
然無欲翛然無為心手相忘縱意所如不知書之為我我
之為書悠然而化然從技入于道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
為自然造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則自高古閒暇

赤文忠公集 卷二十三 古
恣睢徜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剛而不亢柔而不惡端莊
而不滯妥娜而不欹易而不俗難而不生輕而不浮重而
不濁拙而不惡巧而不煩揮灑而不狂頓擲而不妄天矯
而不怪宵眇而不僻質樸而不野簡約而不闕增羨而不
多舒而不緩疾而不速沈著痛快圓熟混成萬象生筆端
一畫立太極太虛之雲也大江之波也悠悠然而來浩浩
然而逝邈然無我於其間然後為得已雖云一技而可以
名家也諸君欲為之者試以吾言求之經再拜

荅高雄飛書

經拜手復書雄飛兄執鞭走前辱書示諄諄灌灌諭以作

文意其開示闡奧充斥原委淵如淮矯如嶽昭以粹如日
星誠文人之大匠也顧經何以當之然以文自名非素志
也生今二十有三季矣方其髫髻白駮也適天步之艱遭
萬死之厄累係俘虜梗踣南北烏知有誦書作文之事哉
知有汲薪負擔耳厥後時奉杖屨于家君且聞搢紳先生
之論文談道於是昧於一學旣而悔之曰士生千古之下
而處斯世遇斯時豈宜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耶於是求
夫有用之學天地之所以覆載聖賢之所以用心與吾身
之所當爲者而學之亦庶至其萬一也於世俗之不免者
故一言半字時時而出之豈敢以文自名哉又豈以所棄

者而復為所事哉然吾兄不以樸樾之才反覆勤厚千里
致誠甚於面命銘佩之意永永不朽然未知他日之趨拜
下風其許樞衣奉扇之一問乎二月五日陵川郝經載拜

之命文始於此是相公一學而對之曰壬午千古之不
映首必謙資難且無新報奉妹與千寒香但聞新中未
萬我之如泉斜斜意財部南非為映首爾善於文之事
必至今二十有三季矣大其醫始白類必遊天遊之
星始文入之大司出應豈何以當之然以文自名非素古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三終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四

書

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經頓首再拜啟日幸一拜得聞高誼望江漢之驚瀾漸伊
洛之餘波晉之鄙人庶幾終用楚材以爲堂構造大成之
室求仲尼之意然羽毛齒角其肯傾困倒廩而遂畀之乎
垂橐而入必稭載而後歸爾靖康之亂吾道遂南矣自伊
洛入于江漢自江漢入于閩越百有餘年之間蟬聯荆楚
蔓衍巴蜀蠡湧旁魄彌亘嶺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極極則
復北矣蓋天之道也於是近歲以來吳楚巴蜀之儒與其

書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復入于伊洛泛入三晉齊魯遂至
燕雲遼海之間而先生巍然以師道自處學者雲從景附
又為伊洛發揮一書布散天下使孔孟不傳之緒家至日
見則道之復北雖存乎運數其倡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
先生始嗚呼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
耶而經牽制於時不能奉杖屨備弟子之列抑又何不幸
耶不能親炙而以書先生其忍棄之哉經自十有六始知
為學今復十有餘年矣世之科舉文章記問之學強勉為
之弗好也非六經孔孟之書弗讀也富貴利達紛華之事
弗志也獨於性分之內求之甚力體察之甚熟究竟之甚

專第恨諸儒之說相與雜亂使自信之弗篤也敢以爲質
乎夫道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主靜焉者也統
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陰而性陽也命
靜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之祇
一道焉爾又何有論說之多乎哉道之在人一而靜純粹
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書曰惟皇上
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彜好是懿德則性之善詩書已言之矣孔子曰元者善之
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性之善孔子備言

之矣於是孟子道性斷然以為善而不惑而以已天下萬世之惑也荀卿大儒也學孔子者也而謂之惡揚子雲大儒也學孔孟者也而謂之善惡混始惑于情而以氣質之稟受者為言於是大起天下後世之惑至于今而不已也至今先儒謂性非學者所急又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於是不言性縱或言之不過夫性習之說不辨夫理性與夫氣質之別遂謂揚子雲之善惡混為最得又謂論性之差自孟子始孟子不當定名為善復談空說無入于老佛氏皆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又在荀揚之下矣是以人之有性不能自知自盡而至于命其說不可復

聞矣自漢至唐八九百年得大儒韓子始以仁義為性復
乎孔子孟子之言其原性一篇高出荀揚之上至其徒李
翱為復性書反復於中庸大學之間以復乎曾子子思之
言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自唐
至宋復四五百年得大儒周子邵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書
明六經孔孟之旨接續不傳之妙論道論理論才論氣論
質論情又備於韓子之書皆先儒所未道者又恨不得親
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由宋迄今朔南分
裂復二百餘年矣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哀然傳道
於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也又不得親炙之而問

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性理問學之本也敢以書為
請不大鄙外以為可教則幸教焉指其要歸焉則幸甚矣
經雖不佞亦敢為北方學者之倡使吾道復明于中國兼
晉楚之富必不乾沒先生之材矣經再拜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齋沐拜書大使先生經生今二十
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
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有文章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
乎其無味也退而歎曰利祿其心組繡其辭質日斲偽日
翔何區區爾也而狃於俗陷於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

有年始取六經而讀之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學道之
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學之
今十年矣背馳而左事形示氣露已聚誚而群譏矣是以
箝口重足而不敢言動焉日舍館一拜幸先生不以鄙駮
置之隅坐霽以懌色煦以春言鼠腹而旣果然矣再日而
再侍示之以明白純粹之書揭囊倒篋啟之以開廓正大
之論正襟而讀之默默而思之乃知吾道之果不亡學之
果有用斯民其有望矣愚之素所蓄而不敢發可熟數之
於前矣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
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

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之乎無用可乎哉幼而學長而立也邇焉而一身小焉而一家大焉而一國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鳥獸魚鼈屑屑之物也猶皆有用也蜂蠆虺虺毒世之物也猶皆有用也靈而為人學而為士夫乃反無用可乎哉世有人焉之無伏臘之不辨魯魚亥豕之不分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難享天下之大富貴聲色不動而有餘裕焉吾誦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顛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則衄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不能免于凍餒而趨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事無用之學也蓋自

佛老盛而道之用雜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而士無自得之學道入于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內輕而外重外重矣曄乎其曜矣侈於物而銜於人矣文章之所以工也文章工矣功利急矣義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無用也嗟乎不耕鑿不蠶繅而衣食者謂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義而文章者謂之逐末之士甚哉天下之襲訛踵陋而莫之知也大聖大賢不作而逐末之紛紛也天下已亂生民已弊無有爲拯而藥之者之士也方相軋以辭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伏觀先生韓子辨正統例還山教學志洋洋灑灑若括

元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而非世之逐末
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歟不窒塞不天闕
而遂承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至治可期
也不見誚于江左諸公矣經也小子敢激其流而揚其波
乎經載拜

與撤彥舉論詩書

經白昨得足下詩一卷瑰麗奇偉固非時輩所及然工於
句字而乏風格故有可論者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
性情以為風雅故摭寫襟素託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
之味味外之韻凡喜怒哀樂蘊而不盡發託於江花野草

風雲月露之中莫非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理依違而不
正言恣睢而不迫切若初無與於已而讀之者感歎激發
始知已之有罪焉故三代之際於以察安危觀治亂知人
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以爲王政之本焉觀聖人之所刪
定至于今而不亡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詠性情者祇見
三百篇爾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寃從諛侈靡
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荅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
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
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
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

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黃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後世辭勝儘有作為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有沉鬱頓挫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噴薄雄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叶比調適之律有雕鏤織組之才有縱入橫出之變有幽麗靜深之姿有紆餘曲折之態有悲憂愉佚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為之哉先為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嗚呼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於是近

世又儘爲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
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爲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
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啁噪喧聒八句一絕競自爲奇推
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啞嚼拉於齒牙之間者祇是天
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凰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
海牛鬼蛇神劔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
偶韻較律鬪釘排比而以爲工驚嚇喝喊而以爲豪莫不
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黃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
風雅之作哉足下之作不爲不工不爲不奇殆亦未免近
世辭人之詩願熟讀三百篇及漢魏諸人唐宋以來祇讀

李杜蘇黃盡去近世辭章數年之後高詠吟臺之上則必
非復吳下阿蒙矣經再拜

答馮文伯書

十二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謹載拜復書于文伯幕府執事
往歲車乘過保氣阜色瑩心咸意孚有古所謂氣焉相許
不待言而喻者近復領書所以賁績于塵槁者甚厚諄諄
灌灌所以劇厲于茅塞者甚切而明也抑其所謂俟時而
動不至猖蹶於愚志固然而閉滯辟左有猶未達焉者其
以經為有意於冒進耶抑又動作云為不時乎中形似乎
妄吾子得以窺之也經之間學䟽蹈道淺失慮左見理未

熟而齒穉動不時乎中則有之矣其貪冒妄進枉尋直尺
昧於一行倖於詭獲蓋亦有之矣而反求之身殆未之見
也孰不爲動顧其幾何如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
可乘之幾而不動後時之悔無及也未見其幾而妄爲之
動惡足以爲有志之士乎哉君子誦書學道砥節礪行其
脩已切其植身正固期有用而不與草木腐埃塵飛安忍
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救也學而有用亦不脅肩諂笑于未
同以求試乎用不以天民爲已任而自私也夫有有用之
學必有可乘之幾而後動進退雍容必有可觀巍巍堂堂
必有可立其致君其裕民其行已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焉而後起孔明抱膝長吟時人莫測昭烈三往焉而後應彼非敢以布衣偃然而傲萬乘也俟幾與時耳湯仁而漢義是可為之時也夏暴而魏篡是可乘之幾也於是奮然而起卒之乎有殷配天庸蜀繼漢闔肆尊顯莫之與京吾子所厭聞而歛道經亦所竊受教於君子者也經不佞雖不敢望其輝光而亦不至顛沛妄冒周章失措養之久而傾之亟遂以失已而辱吾徒壅吾道虧喪聲實委斯文於地也經自十有六束髮學道非先秦之書弗讀也非聖人之言弗好也嘗自誦曰

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以是
而行之殆六七年六經既治思有以奮然而復古也於是
作古文不爲流俗所爲蓋自孔子沒異端作楊墨行而聖
人之道衰二漢亡佛老盛而聖人之道絕文章工語言麗
俗學騫而六經之義晦故忘其菲陋斷然欲有以樹立揭
世左馳而不顧僨忤百折而不衄塞吾道之衝盤桓而不
進饑寒迫於身而不恤合則進否則止苟遂不合則將委
世長往抱明月以孤騫吸清風而高蹈續聖賢之墜緒傳
之無窮亦不至於失已而委斯文於地也奈之何家君戴
白而無菽水之奉爲子之職分未盡也二弟幼孱婚取未

畢為兄之義未盡也為人子而事父未能為人兄而撫幼
未能惡在其為道也是以低眚俛首為人講讀餬其口於
四方以養老以畜幼以俟時之幾而不以為愧耻其自視
猶愈於抱關擊柝者也雖然不為威惕不為利疚不犯非
禮不為不義以業自食亦不至於失已而委斯文於地也
士信於知已非高明而敢為瞽言若是哉惟高明亮恕焉
經載拜

上趙經畧書

月日陵川郝經謹齋沐再拜獻書于大行臺經畧相公閣
下經自前歲八月到杞杞屬部內尤密邇京邑擬額地一

拜而布衣疏遠天淵懸而海山隔進而止者屢矣於是默
默以思以為士雖貧賤而傳言之禮不可廢昔韓文公大
儒也三上書宰相以自論薦非戚戚貧賤而汲汲富貴躁
舉妄進自輕而失已也士束髮學道期於有用豈坐視天
民腐同草木噤不一鳴瘞九原而已乎故范仲淹有三年
之喪而言事不已或者謂之曰此豈言事時耶仲淹曰士
豈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其意以為天與已者大已
不敢私而小之也一身之戚小而天下之憂大也發憂宗
周而不恤其緯矧於士乎哉經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今幾
二十年矣失道左見與時背馳亦自知其無用也身之弗

脩學之弗成親之弗能養家之弗能庇天下於我何有雖然遂欲自棄亦自不忍明天子賢王公在上區區之言可遂已矣今又以事將北轅去執事日益遠胷中之蘊蓄者日益甚不辟僭越捃摭芻蕘驥首振袂瞻望清光積年耿耿可熟數之前乎夫見天下之幾者能應天下之時撫幾應時而不失焉者能成天下之事業見其幾失其時事業弗立也遇其時失其幾事業弗立也有其幾有其時非其人事業弗立也故豪傑龐艾而無幾與時雖匱奇抱異瑰奇偉岸欲不待文王而興而知不可爲即退而窮處與物無競亦不强爲以速自弊姦宄驚孽有幾有時不乘之以

正應之以道侈然自肆卒錯天下於禍亂骹骹熟爛龍斷
詭獲見其幾愉愉而弗乘遇其時苟且而弗應解弛舒緩
不能固結人心痿痺國體銷鑠國勢卒之乎天下寔以滅
亡幾乎時乎其惟人乎幾與時未嘗無由漢唐以來千有
餘歲有百年而一來者有五六十年而一來者有三四年
而一來者有繼日賡月叢會而疊來者惟人也不可不知故
有百年之治而復有百年之亂有五六十年之治復有五
六十年之亂亂方弭而復興治方成而遽壞卒不善治生
民不免於塗炭有志之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國家光有
天下四十餘年矣奮起北土奄有燕雲據建瓴之勢以強

馭弱遂有河朔比之湯毫周豐高帝之漢中光武之河內
不旣大矣乎致治之幾一來而弗乘也并西夏克遼東服
齊魯定關中瞰陝窺洛張為龍形蟠亘萬里析天下之脊
扼天下之吭而撫其背稍霽威息民足以善治也致治之
幾再來而弗乘也繼而蹂荆襄覆汴蔡滅金逼宋有天下
十之八降壽春破襄陽舉漢中入成都俘西域形勢旣定
混一有期棄襟帶而弗固得要害而弗守舍三帝三王之
墟而觀兵海外其小天下以為不足治也歟旣往之幾不
可追已幾之來無窮因勢成幾如水之有源遇風而為波
也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後來者如先而未嘗絕也如或

見之又可失之乎。往歲天子踐祚廓清宇內更革弊政振
舉綱維修明統紀收僞符命汰濫郵傳責已肆赦與天下
更始舉燕雲之南畀之執事湔濯舊汙解釋紛糾藥其瘡
痍新其耳目不期月而報政致治之幾復來而又大弟開
府都督諸軍天下翕然望治巖穴幽隱莫不彈冠振纓引
領拭目將以窺太平之盛也。徵車絡繹登崇俊良冠蓋弓
旌相望於道則朝廷有意於斯民至厚也可謂能乘致治
之幾而應致治之時矣。惜乎願治之速進人未盡其選而
挾術射利誤蒼生之姦假王之命成其詐謀天誘其衷隨
舉輒敗不念朝廷用人愛民之意欲欺天下而卒自欺。跋

胡鼂尾頓躓狼籍宜矣雖然致治之幾猶在也有如執事之雄剛正大挺不世之資任天下之重幹斗極之運會開吾道之榛塞特立獨行不流不倚挽回元氣春我諸華立志而行之以終用人而加之以審收攬俊又進用老成張本汴洛為天下倡至治有期矣天下之士沒蒿萊局墊隘有年矣苟遇明時孰不欲刮磨振厲以自効矧於執事疑然而為之倡乎旭日始旦群陰自伏震雷一驚勾萌盡達嗚呼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捨執事其將安歸撫幾應時執事之事也談王道議國政士夫之職也是以敢為是言而不忘也異日執事成天下之事業生民樂生雍雍皞皞經

又何敢言哉鼓舞康衢謳吟聖世守太行之傲廬足所願
矣瞽言滋蔓瀆逸高明惶懼惶懼經再拜

為家君請命書

維丙辰夏五月辛卯朔二十一日辛亥不孝男經等頓首
拜手言惟天降監篤棊于有忱肆經敢誕籲于天時台郝
宗殷庶庠罔顯惟曾伯王父及余王父浚源于茲文而大
余宗本支肆羨亦罔顯于世天步惟艱厄于南河折于析
崩又剡于克殘幾具盡厥類大割余宗惟遺余孱父俾纘
厥緒是天大造不敢不敬是亦天大賚不敢不應若斷蓄
孽覲于春有夏以考天惠肆逮余冲愚以永以遂而天弗

弔集疾厥躬恫鰥于厥中乃在牀第如楚如刈弗克興以
寤至于彌留若天斷厥命不宜俾遺以育俾墜厥宗具盡
于南河既遺以育是天弗斷命乃有大造于余宗若稽考
則亦宜引年俾考終命惟天有明命非台敢私于親越惟
余父自時厥立適大艱于身乃奉王父涉于北河于厥喪
復奉于宗塋突于戎兵逸于寇場罔敢追死于佚以考其
子義既金墜厥命俘于南河梗踣于邁饑饉喪亂跋涉流
亡撫余及弟妹艱關百至以盡其父義四十有五年而無
一日之燕惟天降監越經之年有斷以引艾命畀余以終
養余聞曰始於憂勤終於佚樂若弗引是憂勤以殄獨于

余父敢罄究私昧以迓續父命惟天畀矜閔用宏生生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四終

天與孫周氣未平